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五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

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假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

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

者以千數

師古曰銜行賣也鬻亦賣也銜音縣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

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

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擊劍逢昂

劉知幾曰朔傳委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殿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遷揚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朔之自叙也何良俊曰朔傳不承襲褚先生之語而自立論其序董偃事亦周匝瑣粹死如畫出能用太史公法取其說客難與非有先生論二篇文章亦甚奇備如諫罷

上林苑與對武帝朕何如主諸語其剪裁去取皆妙便可與史記角立

茅坤曰東方曼倩為漢朝第一流此傳摹寫其澹宕瑰璋之氣極王當為漢書第一文

盧舜治曰昔人稱朔之于文史經目而諷于口過耳而聞于心者是以年二十餘即能誦四十萬言為一傳大旨

劉攽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

擊而中之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非斬刺也

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士眾之節也鉦音征亦誦二十二萬

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

曰無宿諾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

貝師古曰編列次也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

而皆不足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師古曰齊

把不能中馴馬追之不能及也廉若鮑叔捷如慶忌師古曰齊大夫也與

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

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若此可以為天子大

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

偉之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得

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久之朔給騶朱儒曰

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也後人以為騎謂之騶騎上以若

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

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

曰索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

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頓首上問何為

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

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

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

何良俊曰余嘗謂古今豪傑獨范蠡東方朔二人耳東方朔能嘲哂帝王范蠡則玩弄造化矣今二人皆載列仙傳

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

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

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聞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方目反。置守宮

孟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蠱名也。術家云以

萬并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即滅矣。

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

亦禦并之義。耳孟。食器也。若孟而大。今之所謂盃孟也。盃音檢。朔自贊曰。臣嘗受易

請射之。師古曰。贊進也。迺別著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分也。臣以為

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瓜瓜。善緣壁。至非

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瓜瓜。視貌也。爾雅

守宮即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漆音榮。蜥

音原。蜴音鳥。典反。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

帛。師古曰。帛音竹。仲反。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

見幸遇。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

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

曰榜擊也。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婁數也。

音步。行反。蘇林曰。婁音婁。婁之婁。數音數。錢之數。婁數。鈎灌四

股鈎也。師古曰。婁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

以婁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

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婁數者。今

關中俗呼為寄生。非為葛之寄生也。寓木。宛童。有枝

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婁數。明其常在

盆下。今讀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

劉敞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或在防淫佚也

宋祁曰數音數景本作數

劉敞曰朔意蓋以寄生蠶數皆得是附着他物而得者故謂在盆下之寄生為蠶數但不當改前正字為盆爾又曰孟亦盆類朔故詭言之欲以誤郎舍人也

茅坤曰言多難解

銜寔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

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

寔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服虔曰暑音暴鄧展

曰呼音髀箭之髀暑音瓜的之灼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一曰鄧音

近之暑自寬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曰暑今人痛甚則稱阿暑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韻而嘲之云口無

毛聲毛聲聲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聲聲尻益高鄧展曰咄音豹

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

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為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云

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聲聲聲者鳥哺穀也韋昭

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為穀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穀音口豆反尻益高者鶴俛啄也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鳥背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舍人不服因曰臣願

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師古曰諧者和韻之

也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呶牙何謂也張晏曰齟音植黎之

音五音五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政反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

鬼神尚幽闇故以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洳

音人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呶牙者兩犬爭也舍人

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

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

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

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

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

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

隆按遂得愛幸
與上未得省見
稍得親近相顧

隆按初建元以
上叙其滑稽以
下叙其直諫

凌迪知曰帝微
行爲略南山起
上林苑作馳射
計也厥後成帝
晨夜與群小相
隨蓋自武帝塔
之

隆按夜出夕還
者未明而出日

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三伏之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

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

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

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

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

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細君朔妻之

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

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

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

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爲在鄠非也在微

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微

行常用飲酎已師古曰酎酒新熟以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八九月中

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

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

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

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稭之

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抗其不黏者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

自言鄠杜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

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

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

暮而還也

茅坤曰丞相御史不以諫諍而領暗微循更衣及投宿諸宮以導之悲夫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宮人也

朝長信宮故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

上天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

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

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微微繞也微音工鈞反

後廼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從宣曲

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書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鄂縣也

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

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

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墻壁崇廣故俗

呼為阿城

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

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南山屬連也

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

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

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

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

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臺下周屋弋獵

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

為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

扶風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

也

隆按自初建元三年至此歷叙上微行南山起上林死事為朔進諫起案

林希元曰義理甚正暢利害甚明快辭氣昌大

甚麗曲則如黃鐘大呂可待郊廟如編鞞冕弁可表冠裳雖枚乘鄒陽董以文章名或未能過也

茅坤曰又古而議正唐順之曰入事處脫洒不為筆

使徐中行曰朔諫止上林苑一書較相如諫獵長揚更宏膽古雅乃西京諫書第一

隆按自其地至此極言南山物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

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

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

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

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師古曰印

音牛又有秔稻稊粟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

蠶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蠶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

產之盛見必不可規以為苑也

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以為苑絕陂

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用下奪

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

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

虛師古曰虛讀作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

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

之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師古曰圍馳曰驚又有深溝

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限之輿師古曰輿也輿乘輿也

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限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限限也

師古曰張說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

劉敞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為防慮必有萌虞之變隆按故務苑囿

三句總結上三段以下則歷引古之作無益者以戒之

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

日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

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冀土愚

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

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

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

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

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

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

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

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

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

傾天子行暴令好與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

之奄奄跡闕也以孝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

行有此事故朔為陳之

隆按以觀天變應上天不為變

與天為之變句

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

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

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廬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

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

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傅主

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

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

律歷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左右人人

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

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

造也用第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

茅坤曰亦諷諫
宋祁曰夕當作
少

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
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
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
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
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師古曰。讓責也。傳曰。時然後言。
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朔免
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
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
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

盧舜治曰朔小
遺殿上豈昔人
所謂繫其道而
穢其跡者歟
宋祁曰注者下
當添遺字

隆按叙董偃事
可當偃一小傳

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
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
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
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
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
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
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
師古曰。計謂用筭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
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
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漢書卷六十五

也者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

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陵爰叔者爰益兄子也與

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

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

以師古曰以用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

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菽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菽即楸字也言有

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此園又足下何不白

主獻長門園如淳曰寶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為宿館處所故獻之

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

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

劉攽曰城當作成

盧舜治曰爰叔得武帝上林南山之意是以果言而中

隆按叔以金故為偃畫見上策叔之罪浮於偃矣

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

名寶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

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

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

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列為公

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

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猝西音信又音山鼓

反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

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

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

茅坤曰執當作
降按上不足道
帝而願謁主人
公是上塚之淫也
隆按公主一也
待夷安既如此
待館陶又如彼
此班氏書法

帝臨其冢墓也。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

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

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

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道入登階。就坐。坐未

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

曰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負

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

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鞬應劭曰宰人服也帝

昭曰鞬形如躬鞬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

幘賤人之服也。傅著也。鞬即今之臂鞬也。傅讀曰附

侯反。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

劉敞曰上者上
殿

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胞與胞同。因叩頭謝。上為

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

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

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

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楚鞬。劍客輻湊師古

曰楚音千六反鞬音鉅六反解在菽文志。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

觀雜鞬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

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

陛戟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辟戟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

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

劉敞曰董氏當
屬上句
隆按自初帝姑
至此歷叙董偃
事詳悉總為朔
辟戟前諫廷案

宋祁曰姚本賊下無也字

劉攽曰劉向說春秋賊南方淫

氣所生以應哀

姜然則朔正用

指他爾何必遷

就魅賊也

茅坤曰言多儻蕩而慷慨故武

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驚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

師古曰。賊。魅也。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王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賊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

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

帝不能不聽

為淫而易牙作患

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

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

楊門之扉。三月不葬。

慶父死而魯國全。

師古曰。慶父。魯桓公之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僖公乃定其位。

隆按是後公主
二句結上文作
腰斷案

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
 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
 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
 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
 時天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趨未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
 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
 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音徒奚反足履革
 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常言儉率也以常帶劍師古曰但空用常不加飾莞蒲

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蔥蒲以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
 服皮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縕無文師古曰縕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縕也縕音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以道德為
 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
 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
 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
 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五綵也罽織毛也即氍毹之屬宮人簪瑇瑁垂
 珠璣師古曰瑇瑁瑇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瑇音代瑁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車
 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師古曰鼓古藜字撞萬石之鐘擊雷
 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

陳仁子曰東方朔化民有道一對隱然格心之言雖進身不以正而言則正矣夫帝於群臣治化之道凡二問之公孫弘弘曰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今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是求其末而甚其侈也問之東方朔朔曰燔甲帳卻走馬是正其本而抑其侈也弘之不如朔明矣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謂失農業也
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典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走馬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談笑師古曰談諧戲也談笑謂諧諧並同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敖讀曰傲為音于為反上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以言辭也嘗問朔

茅坤曰似心諛而實諷

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曰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邵公奭也孔丘為御史大夫師古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畢公高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為周太師故云拾遺也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以其有勇臯陶為大理師古曰以其作后稷為司農師古曰以其有辨說少府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之子贛使外國師古曰以其有文顏閔為博士師古曰顏閔子夏為太常

顏閔為博士

子贛使外國

子夏為太常

以有文

益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官**李路為**

執金吾師古曰亦以有勇力**契為鴻臚**應劭曰鴻臚主諸侯王也師古曰契讀

龍逢為宗正師古曰與尚同字本作併蓋後從省耳**管仲為馮翊**應劭曰帝曰伯夷

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以其直無所阿私**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定民

管仲為馮翊師古曰以其巧**仲山甫**政終令匡霸故

為光祿師古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申伯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

延陵季子為水大駕親御職又密近故用親親也**百里奚為典屬**衡使為之師古曰季子即吳公子札

百里奚為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

柳下惠為大長秋惠魯大

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夫展禽也食菜柳諡曰**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

也論語稱孔子曰且哉史魚如矢**遽伯玉為太傅**如淳曰

人主使無過伯玉寡其過故令為之**孔父為詹事**師古曰

應劭曰孔父正色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孫**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

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師古曰善**王慶忌為期**治邦邑也

門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為期門郎也**夏育為鼎官**或

夏育為鼎官師古曰王慶忌師王子慶忌也**夏育為鼎官**或

夏育為鼎官師古曰王慶忌師王子慶忌也**夏育為鼎官**或

夏育為鼎官師古曰王慶忌師王子慶忌也**夏育為鼎官**或

夏育為鼎官師古曰王慶忌師王子慶忌也**夏育為鼎官**或

寬也兒音五奚反 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

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

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

何與比哉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雷齒牙樹頰

胾師古曰頰肉吐脣吻擢項頤師古曰頤頤頤結股脚

連睢尻師古曰睢遺蛇其迹行步僂旅師古曰遺蛇

武帝既招英俊程

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贍武帝既招英俊程

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

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

隆按朔此對詞亦恢諧正其教弄公卿處又按朔之進對句總結上文

茅坤曰朔特異人而不可以為用世之人

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

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啁而已師古曰啁與嘲

同音竹 父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

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

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

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

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澤及後世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

之言不可勝數者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師古

臆也釋廢置也 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

洪邁曰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造音班固宵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

出於是一洗矣

隆按彼一時也二句一篇綱領下文夫蘇秦一段是言彼時今則不然一段是言此時而夫天地一段則言進取之難明其所不遇也

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

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

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

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

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

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

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

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

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連

四海之外以為帶師古曰言如帶之相連也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

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

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

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

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

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竝進輻湊者不

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

一曰謂被誅戮喪其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

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

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

茅坤曰澹石之旨

林希元曰雖自占地步事理亦是如此隆按時異事異句收拾上文與彼一時也二句相喚應安可不

務修身一句打轉且議論亦正
林希元曰太公以下又就修身
上生意

雅白華之詩也嘗苟有於中必形於具外也
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其高遠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

仁義七十有二適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設

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

而不敢怠也辟若鷺鷥飛且鳴矣師古曰鷺鷥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

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曰譬鷺鷥音脊鷺音零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

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

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謹議之聲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

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

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詩也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眾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

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黈音工苟反謂以玉為纁用黈纁縣之以黃縣為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于璫之縣也明有所不見聰

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

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

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

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

無徒廓然獨居師古曰魁讀曰塊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

范蠡忠合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

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

諫至死不易

諫至死不易

林希元曰燕之用樂毅三句申前蘇秦張儀意隆按遇其時即彼一時之時究闕以下文選注作朝日譚意以上文觀之當是朝譏客之言

宜也

師古曰耦合也徒眾也

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

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

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

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闕天以蠡測海

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

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音頻逢反

以筦撞鐘

文穎曰謂豪筦也師古曰音徒丁反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師古曰考究也錄是

觀之譬猶臚鼯之鼯狗

服虔曰音臚鼯如淳曰臚鼯小鼯也音精劬

孤豚

之咋虎

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齒也音仕客反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又設

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

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

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食於

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

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飄然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

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

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

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

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

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師古曰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師古曰唯顯也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隆按談何容易
一句作柱下

德三用故曰談
何容易句段段
鎖結

入按首提談有
字于目二段為
綱

隆按龍逢比干
二人是上所謂
倅目拂耳謬心
而便身也

唯恭應也。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音弋矣反

曰：竦，企也。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談，何容

待也。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談，何容

易。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音弋，豉反。夫談有倅於自拂於

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倅，逆也。拂，違戾也。倅音布，內反。拂音佛。或有

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

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

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

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

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言其失

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

隆按輩廉惡來
二人是上所謂
說目順耳快心
而毀行也

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果

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

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

及蜚廉惡來革等。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

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瑀，琢刻鏤之

好以納其心。師古曰：瑀，與彫同，畫也。琢，謂刻為文也。音篆。務快耳目之欲

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

虛。師古曰：弛，頹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此之謂也。

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

隆按志士仁人結上輩廉惡來意

隆按卷壽命之士一段中結上能達比干意王推植曰遂居深山一段歸結在避世上

隆按此下言上貴遇主因舉接

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

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

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

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

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

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

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

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

居具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先生曰

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此二人者皆

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

寬和之色師古曰間讀日開閑暇也發憤畢誠師古曰畢盡也圖畫安危

揆度得失師古曰圖謀畫計也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

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故伊尹蒙耻辱負

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師古曰蒙冒也犯也太公釣於渭之陽以

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

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

師古曰以仁為本以義為始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

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

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

與箕子之不遇與太公伊尹之遇湯文者並言之茅坤曰避濁世以全其身此即東方朔避世金馬門本意

漢書卷之七十五 東方朔 三十一 黃

隆按末二句總
收拾一篇意
又按此篇是寓
言從韓非說難
變化來以談何
容易一句為上
見君子忠言讜
論惟明王聖主
斯能聽之不然
而免放戮之禍
者幾希矣反覆
千餘言俱不出
此意

若坤曰一一暗
諷當世

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
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
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
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
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印而泣下交頤曰
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
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
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
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
民無產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
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

屠隆曰東方多
端機諷絕倫天
子俳優上帝弄
臣濯衣紫海食
桃崑崙偶踏宮
庭金馬隱淪戲
恐侏儒教折合
人公卿爾汝萬
乘常嗔跡類挑
接心棲道直悠
悠當世孰知其
神

河良俊曰此篇
載西施以去越
東方朔以千金
買少婦輒易去
相如使文君當
壚身著犢鼻褲
蓋於市中三人
皆慢世也王子
敬云不如長卿

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
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畜
讀曰蓄鳳皇來集麒麟在
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
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
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
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
之詩也言文王之

國生此多士為周室楨
榦之臣所以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

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襍屏風

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
七言詩各有

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
曰劉

上下
篇

慢世豈知范蠡
東方朔尤慢世
之雄者乎

茅坤曰漢書
此篇第一

方孝孺曰東方
朔在武帝時諫
諍似及暗文辭
似司馬相如肆
志輕世矜然有
麾斥八極之意
去公孫弘輩甚
遠持以好為諫
諧之談遂為君
子所薄惜哉

向別錄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所載也傳及俗所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

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

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

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

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

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為拙

柱下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

患是為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淳

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說而不逢禍害也

師古曰瓚說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為之長帥也朔之談諧

逢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

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

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

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

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

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也著音直略反

何喬新曰班掾
作漢書范滂稱
其不嚴詭如東
方朔詭諧之說
談則鄙為滑稽
之雄此不激詭
之體也
黃震曰朔固滑
稽之雄也然未
嘗有一語道人
至於非不其却
董偃諫起上林
對也民有道三
事忠言讓論如
矢斯直時文
豈論之上執
有疑其萬一
者乎

漢書卷之五 東方朔 三十三 黃

漢書評林卷之六十五

終

